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一

兵制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

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馬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詩常武曰整我六師文王曰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於經者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疏云此皆據在鄉時為卿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長不言下士者以衆為官卑故畧而不言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魯是侯爵而魯頌言公徒三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

舉成數也如襄公作三軍則是前無三軍惟僖公盛時有之又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不可云我小侯也是伯禽大侯之時有之楚之軍法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曰兩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為承承有偏有兩以證此經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之意也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盱江李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

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用謂使民事之伍兩旅卒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形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為也使功令之事追逐寇也春秋公追戎於濟西胥伺捕盜賊也

疏曰五人

為伍即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在家為比在軍為伍五伍為兩即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兩二十五人四兩為卒即四閭為族族百家卒百人五卒為旅即五旅為黨黨五百家旅五百人五旅為師即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即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軍萬二千五百人管子內政寄軍令在鄉五家為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為伍則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之閭在軍則為兩司馬領之在家為族師在軍為卒長在家為黨正在軍為旅師在家為州長在軍為師帥在鄉為大夫在軍為軍將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均平也周猶偏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

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也出老者一人而已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凡起徒役者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鄭司農云羨者饒也田謂田獵也追謂追逐寇賊也竭作者盡行也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者也鄭司農云凡國有大事當徵名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名聚之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也當守於王宮者也疏曰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也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

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卒謂可任者家二人優遠民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至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

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周詩曰其軍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

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之賦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士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舄鹵也術大道也川謂水之通流者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

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

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

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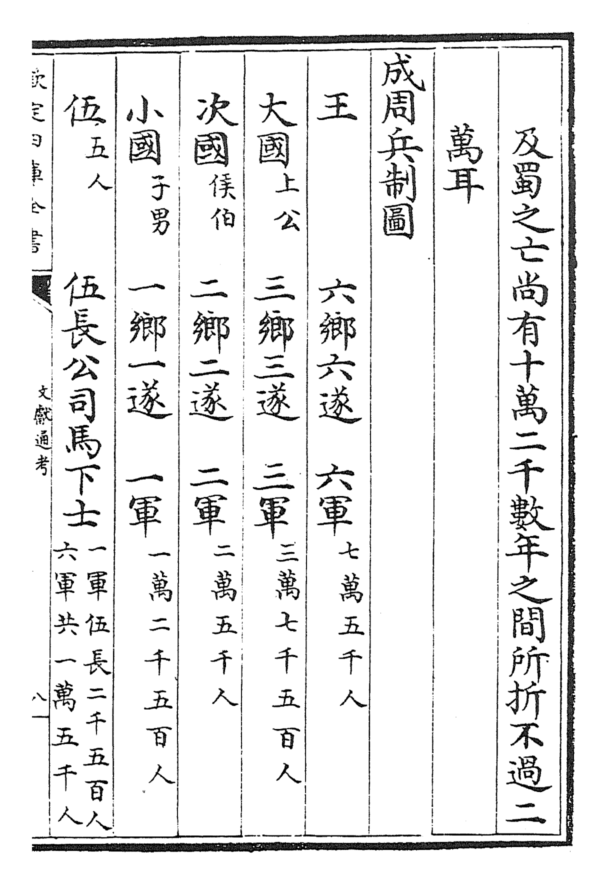
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筭千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為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為方一里者

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
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
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
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
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
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為車千乘矣
又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
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

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内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

徒如彼其少葢古人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户不下户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户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



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

成周兵制圖

王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 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伍 五人	伍長公司馬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兩 二十五人　兩司馬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六軍共三千人

卒 百人　卒長上士 一軍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旅 五百人　旅師下大夫 一軍旅師二十五人 六軍共一百五十人

師 二千五百人　師帥中大夫 一軍師帥五人 六軍共三十人

軍 萬二千五百人　軍將卿 一軍一人 六軍共六卿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 為六萬四

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為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七十萬意通圻皆發大司馬遞而征之

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等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遂郊野之別此見其遞征十
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
無過一再給公上事益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
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内之兵不出所以重内
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
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而行也王有四方之事冢宰徵師
於諸侯如詩常武文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戎是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
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益衰荆

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費誓）追貊以韓（韓奕）於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考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唯敗績於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

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士鄉十五韋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云五鄙是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

為伍所謂寄政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詩云小戎俴收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隷公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凡三軍教士

三萬人車八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今齊車一乘五十人萬人為軍以齊法參周制車增三百乘徒損三萬人吳子云齊桓募士五萬人未詳益如鄉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下與郊内之政異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聽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聽鄉帥之治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

家得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長勻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葢斥地甚大非齊舊制葢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畧依周變從輕便當時地廣參用王畿之制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嚴敵明敵賢下比之罰其賢者則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訾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過者

而摘之亦嚴蔽賢蔽明下比之罰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

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竒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竒也使天度而無竒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竒而不齊是故巧歴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

為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歳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

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邪若夫管仲
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
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
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
軍公將其一高國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
畫碁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
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
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

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概見者何哉葢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

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林氏曰如韋昭之説則是國内無農其六鄉為工商其十五則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釐國内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

工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右齊兵制

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莊十六年）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惠公韓之敗作州兵（僖十五年惠公獲晉侯呂甥言於衆曰征繕以輔孺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説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頴達曰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文公蒐

於被廬作三軍僖公二十七年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軍為尊三軍則中軍為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五萬一千五百人　按楚蔿啟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通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狄二十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

名而實則為六軍按吳子晉文公名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意即三行清原之蒐遂作五軍三十年益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為上下新軍襄公蒐於夷文公六年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郤之戰宣十二年三軍增制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鞌之戰成二年郤克請益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鞌之功上中下各增新軍成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僭更王度若此厲公鄢陵之戰罷新上軍十六年悼公初尚四軍襄公八年楚伐鄭子展曰四軍無闕其後

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草焉

右晉兵制

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宣公奢泰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民

稅及成公謀伐齊元年作丘甲丘各一甲又益民賦率一甸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程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方八里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為乘稍人掌丘乘

之政令禮記為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為甸衛良夫乘甸兩牡是也益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無溝洫言之其實一也今作丘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也穀梁以為甲非人人之所能為杜預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胡氏曰魯至昭公時嘗蒐於紅至增三之一耳明年戰於鞌四卿並出前此春秋未有累書帥師者襄公十一年

三桓改作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根牟魯東界商宋也魯西南境衛北隣也草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葢竭作也

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於比蒲十一年於昌間二十二年又於比蒲者再定公十三年十四年獨異於他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葢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横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丘乘之制民無餘

力矣兵賦之法因其田財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古者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今開田而賦軍旅之征非矣

右魯兵制

楚自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孑以立陳法荘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按宣十二年隨武子論楚之兵曰荆尸而舉杜預曰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此為陳法遂以為名孑鎗屬亦楚陳所利大抵陳中有利於長兵者有利於短兵者弓矢利遠是長兵孑是短兵盖楚參用孑為陳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子玉請戰王怒

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益兵屬子玉者子西將左子上將右當是西廣東宮之兵傳曰楚右師左師潰楚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杜曰三軍唯中軍完則不敗者止若敖之六卒楚軍有兩廣即其親軍令曰西廣止分其一而已杜注東宮曰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按文元年宮臣以宮甲圍成王是宮中兵也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於時子玉既為令尹而乃請戰益欲增兵耳若敖之六卒乃子玉家兵觀宣公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皐滸敵於敵君戰則兵強可知穆王按晉文襄霸之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文元年傳潘崇掌環列之尹杜

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又宣十二年傳内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注官當同環列之尹都君子王馬之屬所以親衛於王出入同之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盂左盂兩甄之制文十年會於厥貉宋道楚子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杜注盂田獵陳名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蔿期思公復遂一人為右司馬當中央則左司馬二人為兩甄矣兩甄猶言兩翼莊王霸強克庸以來文十六年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逮邲之戰宣十二年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

於莊王傳莫詳焉三軍以為正軍

傳曰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此三軍者蓋正軍也是時孫叔敖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如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為蕪統三軍矣

二廣以為親軍

傳載欒武子言楚軍制曰其軍之戎分二廣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受之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鄭氏曰廣平橫陳之車杜預注二廣君之親兵按傳楚子分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杜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傳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為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及日入嘗在王側內官序當其夜若今之當更循環衛敵安當掩襲親軍之制詳矣僖二十八年西廣

從子玉時子玉專軍政故分西廣以屬之今邲之戰則二廣皆以俟王迭載其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然實則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為二廣而王則乘左

游闕以為游兵

傳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蓋游兵往來游補闕者觀兵陳何處為薄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以防敗失由正軍中逐旋分出不係步伍之數也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司馬法百人為卒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五乘則古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別各有一卒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蓋防正軍有敗則以偏卒易之正卒有闕則以偏卒補之

於陳則分

左右二拒傳曰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亦猶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分此二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為陳名

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行右轅左追蓐凡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役分步卒為前左右三處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夾轅者步卒被主分左右者軍行時又分之在兩廂挾轅以為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應左右者使之追步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蓐謂卧止之草以為宿備豫定左右之別在道

分使之故云軍行至於對陳則在車左右前茅慮無爾雅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為備如今軍行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虞有伏兵使蹤行人持以絳及白為幡與軍人為私號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之類是也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杜預注或曰時楚以茅為旌義未詳中權是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權者謂謀之高下輕重皆當後勁以精兵為殿後世勁兵多在前或被擊敗則後無應勁兵之後此最良法百官象物而動物猶類也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象其所見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號令而自備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旅師都載旌鄉遂載旆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凡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尊卑所建各有物類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時當指治兵之法

行軍之翼曰

則輜重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丙辰楚重至於邲杜注輜重也楚輜重嘗後正軍一日蓋楚軍有法輜重若與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纔亂正軍亦潰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蓋以非太近則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為得宜也凡此皆軍政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簡謂選擇也杜預注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文被練練之袍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牢固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又組是條繩不可為衣服安得以為甲裏

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説近之呂祖謙曰組甲被練皆擇兵之精者被練若今之軟纏之類

康王以蔿掩為司馬始井沃衍牧隰臯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莊賦數甲兵掩書土田牧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甲兵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羮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帥左氏傳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平王簡上國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且撫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復用師

杜預注上國都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按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此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孔穎達曰西為上則東為下下言東則此是西互見也至若成丁則若申息之子弟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於申子玉城濮之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預曰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士兵則若都君子按之則若王馬之屬昭二十七年傳左司馬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云平常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耳君子既有士則不調發唯吳楚多有此事急則從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校人之類凡此皆以急調役非常法其為舟師以待吳寇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吳用木也我

用革也楚用舟師自康王始考之經傳吳自成七年始入州來暨共王卒繼侵楚明年敗楚於臯舟之隘是吳利在舟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為舟師以畧吳疆而吳乃滅巢昭王時救潛之役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河内而還竟無成功其後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豫章而潛師於巢遂敗楚師入郢之後吳太子終纍又敗楚舟師獲其帥蕃楚雖以備吳置舟師而實莫能勝亦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右楚兵制

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

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脩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敎之役三帥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吳子秦置陷陣三萬）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

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

鬭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

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

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

給郡縣一月而更為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

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自公士至大庶長十八級

後通關內列侯二十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

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

右秦兵制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二水名北有林胡樓煩樓煩屬雁門郡二胡國名朔嵐已北西有雲中九原二郡名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粟矣此所謂之天府也　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

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　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二縣名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按時力謂作之得材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距來敵也見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

韓卒超卒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冥山在朔州北棠谿在豫州偃城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膊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鄧師宛馮鄧國有功鑄劒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劒故號宛馮在滎陽龍淵太阿二劒名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草抉吷芮抉音決謂以草為射決決射韝也吷音代謂楯也芮謂繫盾之紛綬也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疏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

名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輷麾宏反殷音隱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即魏氏武卒也注見後班固刑法志蒼頭二十萬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子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廝養之卒謂養馬賤者亦為兵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句踐武王遠矣說齊宣王

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背泰山絶清河涉勃海也言臨淄自足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

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伯王之資也班固漢書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讀曰示而秦更名角抵師古曰抵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埶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師古曰臏音頻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横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

趙為從秦國為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横長故為横也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曰代猶迭也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以鋭士勝師古曰鋭勇利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埶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間隙不諧和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卬卬讀作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

可當也扞禦難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攻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往必破碎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與師猶本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言以仁義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

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髀褌也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曰个讀曰个个枚也冑兜鍪也冠冑帶劍者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謂擔負也音盈日中而趨百里師古曰中一日之中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竹仲反復音方目反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陿阸小也隘險固也酷

重辱也烈猛威也刼之以埶隱之以阸鄭氏曰秦地多隘藏隱其民於隘中也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狃串習也音女救反道讀曰導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也如淳曰役隸五家是為相君長是最為有數故能四者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鬻音育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矜持也故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蘇林曰鰓音慎而無禮則葸之葸鰓懼貌也張晏曰

軋蹵轢也師古曰鰓音先祀反軋音於黠反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王兵之域而未盡也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鋭士師古曰直亦當也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末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從流俗也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脩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

官謂司寇之職也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泰誓牧誓是也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僖四年伐楚次於陘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也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山戎以其病燕故存亡繼絶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衛邢魯也伯讀曰霸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渉睢濟江入於雲中也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

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犇古奔字秦人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槩王於沂遂射之子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歸楚子入郢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隷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猋起雲合果共軋之師古曰猋疾風也如猋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猋音必

遥反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絶救亂除害也故伊吕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争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師古曰孫武孫臏吳起商鞅白起也報應之埶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自周室以東諸侯強大僭侈兵法軍制國自為政俱非先王之舊晉楚齊秦其尤也魯雖弱國而軍制亦屢變故摭左氏內外傳諸書畧考諸國之兵

制至戰國時六王爭強軍政雖無可考而畧見於蘇秦之說班孟堅西漢刑法志論兵多述春秋戰國時事頗有可考故具載之

秦始皇既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鑄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而勝廣起里門左謂閭里之左凡居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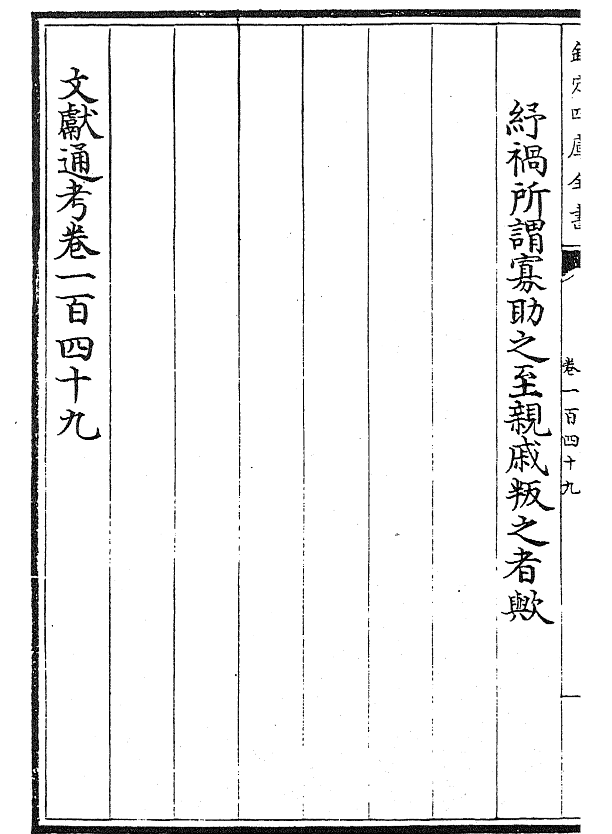
而發之也

山齋易氏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西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隱官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

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
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而章邯三
歲將兵亡失已十數萬坑於降楚者又二十餘萬
沛公入關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備廢
弛而倚辦於倉卒高祖鑒其弊而於郡國京師兵
備嚴整且內外有相制之勢漢法之善者也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為秦之所以亡山齋因
而發明其說然愚以為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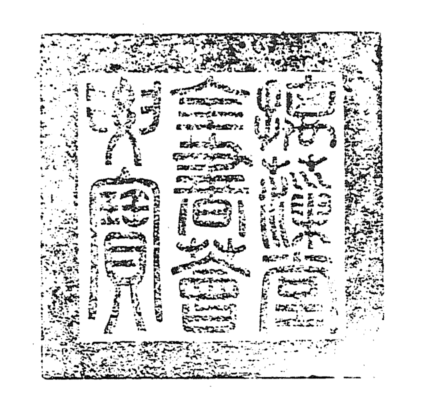
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為纖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益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

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即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横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



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彭希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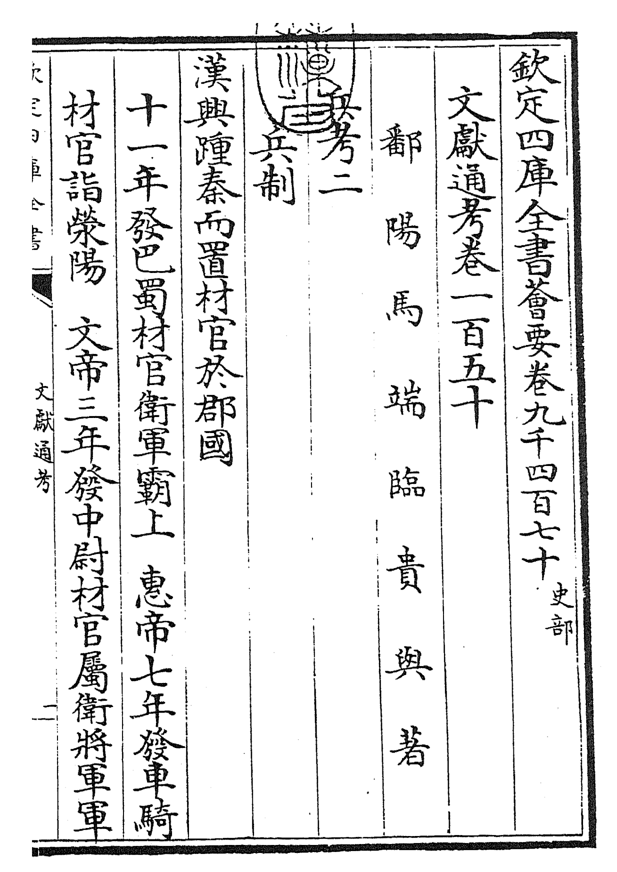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二

兵制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

長安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武帝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

詣金城

易氏曰刑法志曰踵秦置材官車騎於郡國特其畧耳其實不惟置材官而已又曰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樓船以平百粤耳其實高祖已有樓船之制也光武紀注所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

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
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
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
宜以漢史考之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
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
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各隨其地之所宜
而郡國之兵其制則一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
有守有都尉都尉佐太守典武其在王國則相比

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每歲郡守尉教兵則侯國之相與焉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皆所以尊京師也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漢舊儀殿外門署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勲南軍也南軍衛主之顏曰衛尉等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掌宮城門內之兵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入北軍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産時呂

祿為將軍掌北軍產為相國掌南軍太尉已入北軍尚有南軍故未敢誦言誅產已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欲入未央宮為亂弗得入蓋產所將南軍當在殿廬之内及宣帝用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不言南軍蓋衛即南軍也戾太子變時京師兵盡發獨不聞發南軍蓋衛士從上在甘泉故也以此知南軍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

古者環衛有二等宮伯則領貴游子弟宮正則領宮

徒役事漢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歟（衛尉典衛兵郎中令典衛郎）武帝更名郎中令名光禄勲掌宿衛宫殿門戸其屬者有諸郎掌守門戸出充車騎（凡郎官皆上直執戟宿衛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車戸騎三將見百官表）易氏曰或曰漢制有衛郎衛兵衛兵既屬衛尉為南軍而郎中令均是宿衛故表志皆列於衛尉之前而論者皆編為南軍若謂郎中令所領皆郎不可以軍言則守門戸出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

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以擊羌哉此說殆不其然抑嘗考之郎衛兵衛固均為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宮門内外之事按郎中令乃秦官武帝更其名為光禄勲前表光禄勲掌宮門戶衛尉掌宮殿門衛屯兵後志光禄勲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士宮門徼廵事其職實有相關者舊儀曰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内門舍屬光禄勲職之相關特有内外之别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

宮伯之職然兵衛之屬衛尉若號為南軍固可考而知若遂以光祿勲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考者漢光禄勲之職屬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以下如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職任固不輕矣而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期門羽林皆屬焉是皆

親近天子之官別為一府非可謂之南軍也所謂守門戶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為天子導從儀衛而已非可以軍名也宣帝之擊羌特以死事之子孫羽林孤兒用之非謂所掌之郎而盡使之從軍不然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以是觀之則張武自別領郎衛之職宋昌自兼領南北軍之職兵衛郎衛分為二職則知郎衛非南軍明矣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皆宿衛官屬南軍

東方朔傳上始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以六郡良家子選給六郡謂隴西天水北地上郡西河也掌執兵送從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超距絶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霍光都肆郎羽林

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

石　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敎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從軍令　羽林有令丞　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蔡質漢儀曰羽林有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右監主右騎九百人　又有羽林黃頭郎枚乘傳注習水戰者也　平帝又更期門為虎賁主宿衛此光祿勳所領之兵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此說非也按晉志羽林軍四十五在營室星之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章氏曰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輕重不侔矣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而宣帝之葬霍光光武之葬吴漢則詔以北軍護送章懷太子曰不以南軍重之也又王國人不得宿衛親屬犯法人不得宿衛如龔遂為楚王常侍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科為郎坐從弟犯法則不得宿衛季冬或正月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勸以農桑令就田里必觀以角觝

而後遣則南軍之重可知矣

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内之兵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兵器所都船四令丞又有式道左右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是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也

山齋易氏曰北軍徼巡京師屬中尉別有壘垣軍門在京城按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為

賈區軍正丞胡建斬之而中壘校尉實掌北軍壘門內則是北軍自有壘垣軍門惟北軍有壘垣軍門必有漢節而後入高紀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顓兵秉政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入廼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又武紀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又漢帝年紀大搜長安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征官多餓死是北軍在長安城內苟無漢節雖以太尉之尊軍門得以拒

之不得輙入其法甚嚴也然北軍之壘錯列長安
城內不近宮城惟南宮列於宮垣北軍亦不得入
江充傳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軍
馬令身詣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祿勲中黄門逮
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
得出入宮殿又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
黄門倡侲子和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外五營騎士
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云衛士千人在端門外

五營千騎在衛士外此衛士在内北軍在外之證也

又曰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寵大將而北軍分八校以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二千石不相統屬而中壘自掌北軍壘垣門事非兼八校此固不待辯而明矣至謂北軍屬太尉則尤不可以不辯彼獨見太尉周勃入北軍之事故舉而言之殊不知當時勃欲

入北軍必令紀通持節矯内之是以計誅吕氏非謂以太尉勃領北軍而後入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掌武雖本兵之任然三公之職初不常置按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盧綰五年罷十一年周勃爲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罷屬丞相景帝五年復置七年罷武帝建元元年復置二年罷後改爲大司馬是其職之或置或罷蓋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惟其

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者邪

武帝增置八校屬北軍更名中尉為執金吾百官志執金吾秦官緹騎五百二十人光武曰仕宦當至執金吾言徒役盛也

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粤恐内無重兵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事者為胡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校尉凡八校尉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外掌西域 屯騎校尉

掌騎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內屯兵　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師古曰宣紀言佽飛射聲胡越騎又此有胡騎如淳說是也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也所者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胡騎之屯池陽者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者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　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秩皆二千石刑法志言武帝平南粵內增七校蓋胡騎校尉不常置故言七　外又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

屯兵不在八校尉數內有司馬八屯各有司馬十二城門候門各有候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亦其比也城門初無兵自戾太子事後置以城門校尉一人領之十二城門各有候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

山齋易氏曰按劉屈氂傳戾太子使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蓋中壘在北軍而步兵在長林苑門長水兼掌長水及宣曲胡騎則在長水及宣曲皆在長

安城外顔師古以長水在今鄠縣東長水鄉是知八校分屯不專在一所雖同名北軍而各以校尉領之而不屬中尉之北軍此八校尉所以自列於城門校尉之後而中壘校尉亦别掌北軍壘門内外不屬金吾也蓋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光武併七校為五營故省虎賁入射聲省胡騎入長水又省中壘校尉而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自是五營屬北軍以北軍中候

監之謂之北軍五營

章氏曰按武帝八校為北軍表不言屬中尉疑中壘自專統北軍與中尉異司而北軍始不屬中尉矣武帝既增校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勲之下旋理會增添於是增羽林期門以益南軍大槩領二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巡行宫中則執金吾徼於宫外為表裏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者此也

又曰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黄霸為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則知自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　古者禁衛兵不出漢初猶得古意京師之兵不以出征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兵長安則中尉之兵未始遠出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

卒擊吕嘉則失之矣至宣帝遂令羽林佽飛諸兵遠赴金城擊羌不亦騷動之甚乎

又曰漢兵郎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亦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宫掖門都候劒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門兵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領

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約可見中都兵蓋僅用四萬耳

南軍圖

三署郎

上準東漢安帝紀注

車戶騎三將

武

南

光祿勳 本郎中令武帝改

左中郎將 主左署郎

虎

五官中郎將 主五官郎

主

軍

衛士 八十一人

右中郎將 主右署郎

羽

車戶騎三將

武

武帝置期門平帝更虎賁　左監主左騎八百人

虎賁郎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主虎賁宿衛

主殿門內

羽林郎百八十人

武帝置建章營騎羽林騎　右監主右騎九百人

衛尉圖

主殿

衛尉

外兵

下準東漢百官志衛尉注

公車司馬主闕門兵

南宮衛士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左都候主劍戟衛士四百十六人

右都候主劍戟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衛士一百二人

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衛士四十人

元武司馬主元武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屯司馬主北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門朱雀司馬主南掖門衛士一百二十四人

東明司馬主東門衛士一百八十人

朔平司馬主北門衛士一百十七人

北軍圖

北軍

中壘校尉　本中尉武帝改屬　光武省置中候

掌北軍壘門　北京城兵

北京城兵

越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越騎

步兵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上林苑門屯兵

長水校尉　領士七百三十六人掌長水宣曲胡騎

射聲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待詔射士

屯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掌騎士

胡騎校尉　光武并長水掌胡騎之屯池陽者不常置

虎賁校尉　光武并射聲號五營掌輕車

章氏曰班孟堅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考焉漢初兵民不甚分如馮唐謂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而後漢禮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兵農尚未分

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

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邪嘗考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户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内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内為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疎也於親為有間故處於内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

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為甚邇民情有閭里墓墳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表志之間鄉者以管見而商確之考其始末述以儷語其後先沿革悉疏於下而猶恨未能條

列漢制之詳近猶子開得胄監學者所考南北軍
且合此二書畧加參訂遂使漢家一代軍制與夫
內外相制之意如辨白黒瞭然在目誠考古之一
端於是乎書
又曰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
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
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為天子北軍之統
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

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甚逼則兵權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劾

之軍與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

又曰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傅者為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傅著也立傅名籍以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為正一歲為衛士即此宫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是即位之初改

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
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為
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
士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
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
人情可知矣考韋玄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
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甘泉
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為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

制而宫掖門衛士纔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宫屬衛尉而調兵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是殆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考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宫北宫衛士共一千八人左右都候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宫掖凡七門每門

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又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考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況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

三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旅言之

又曰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無所考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若亦可參考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考之高后紀則見二

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模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帝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鰓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鰓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屬歟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使相之及𦘕年則以戚

氏本兵得非陰為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邪惠帝初年吕氏固已顓國政劉澤吕氏之戚屬也實為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為王之國終吕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吕禄吕産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吕更始輩兵權盡歸吕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産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即崩必

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為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
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
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
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
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
軍衛尉居宮中實顓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
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為王衛尉
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顓軍

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邪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為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未附勢未

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裴回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調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鬬者遂得殺之

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吕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為太尉勃之憂而吕產在宫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内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產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宫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内表裏相濟於此

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
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
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户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户或
者以其功為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
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宫夜拜宋昌
為衛將軍領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
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
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

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内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

民就田里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

漢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為正卒每一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為錢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為衛士京師者一年為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為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調

發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

迭為之一月一更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昭帝紀如淳注

秦用商鞅之法月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漢興循未

攺後攺易有謫乃戍邊一歳耳

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竊詳其說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歳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歳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

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然鼂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雇募而言一歲是并行程與雇募通言之乃如淳注說殊與三日之說背馳竊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七謫科所謂吏有謫者罪人也所謂賈人贅壻及有市籍者皆無罪之人也閭左者已復除之人也

詳見下鼂錯疏中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邊戍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如發謫徙則有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弛刑選募則有勇敢犇命伉健之屬此皆出於正兵之外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　武帝元鼎五年呂嘉反遣路博德將罪人馳義越侯遺則將巴蜀罪人咸會番禺　元封二年募天下死罪擊朝

鮮　六年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　四年發天下七科讁出朔方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擊益州注云常兵不足故推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三百石（選取精勇聞命奔走謂之犇命）伉健習射者皆從軍

文帝用鼂錯言募民徙塞下

錯上言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

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服虔曰僨仆也如淳曰僨音偃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

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　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　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　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也如飛鳥走獸放於廣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

去聚而不罷爲甚費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服虔曰藺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答鐵疾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寸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長十二尺師古曰藺石如說是也渠答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

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釣反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落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音扶目反不足募以下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徒之時縣官且廪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

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樂卿者也其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三等爵内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總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冦驅畧漢人及畜產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二句之言謂官為備償贖之耳張說則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

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

刻使先至若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虛空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死生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

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從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乂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逞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其後又以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而京師南北軍如故於北軍則并胡騎虎賁二校為五營以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之於南軍則光祿勲省車戸騎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及衛士一丞

建武之初禁網尚濶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

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若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名兵郡國宜有重謹可立虎符以絶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

師歘兵如故　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惟更賦如故　九年省關中都尉　十三年罷左右將軍　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光武罷都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罷尉省校輙復臨時補置七年罷長水射聲二十校十五年復更增屯騎校九年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而天下亦往往復置都尉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

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明帝時）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時）羌犯王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時）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時）其後盜作緣海稍稍增兵（順帝時）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内通谷衝要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西羌傳）置屯多矣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於是勸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冑稱無上將軍以

猒始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為中軍校尉傳云佐軍鮑鴻為下軍校尉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左軍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

章氏曰髙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名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如魏邈為北地將軍周竈為隴西將軍事已則罷京師止南北軍為中尉緹

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太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唐人蓋知之矣時異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詳見前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從始此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乃子孫見

表志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於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獘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若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徙免刑擊氐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若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

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城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佽飛胡騎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舊制皆自武帝啟之按武帝時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舉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南北軍猶未出至宣帝擊羌而始出矣及光武之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光武置黎陽兵罷郡國都試省都尉明帝而後募因戍邊置諸營事並見前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埸之間廣屯增

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葢自建武迄於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如永平中伐匈奴留兵伊吾盧城至肅宗二年罷之之類是也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内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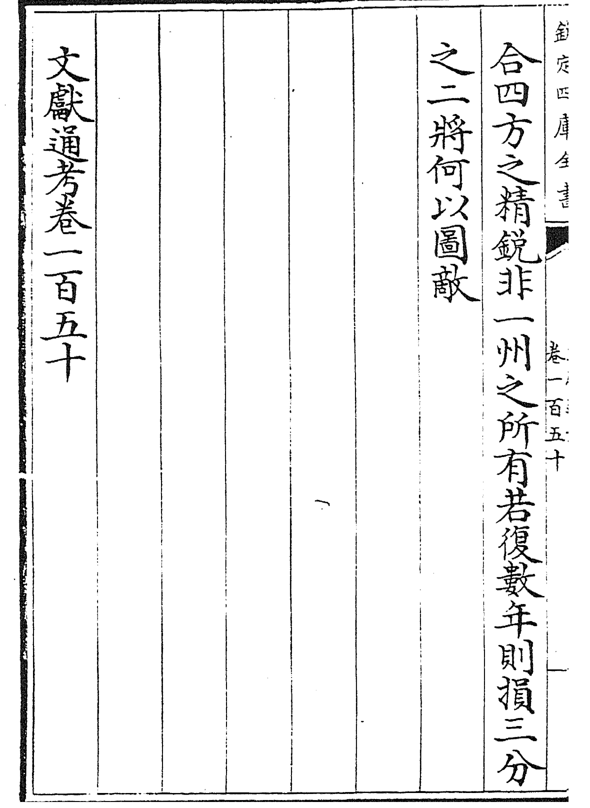
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輙北於是羌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與兖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為陷陳（羌傳任尚募以擊羌）名為積射（鮮卑傳鄧遠以擊鮮卑）名為義從（東漢有羌胡義從蓋取西邊羌胡之願從者為兵也董卓正以羌胡義從兵入亂京師）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叚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

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都尉黄巾既殄而
蕭牆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
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畀服中人陳蕃竇武
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武
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内置西園校陽
尊閹宦外重州牧實名邊將董卓以并州牧將兵閹宦雖除而
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
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為之光武徒見自西都之季都試或以為患韓

延壽以試士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討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之日因勒軍旅誅守長號令起軍遂罷都試之法

昭烈初置五軍其將校略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諸葛亮卒蜀兵耗矣

諸葛亮傳街亭之敗戮馬謖以謝衆上䟽曰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



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將何以圖敵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彭希純